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

話說皖、鄂肅清，鶴仙又解了建昌之圍。區區金陵，四面兜圍，便當掃穴犁庭纔是。何以轉盼三年，依然隔負呢？看官須知，天下事理，有一定數不可知。就是鼠輩，也有個數不該盡時候。當下謾如淮北功成，便乘勝擒了姚薈琳，掃除北捻。零星殘股竄入河南，又合為南捻，北擾燕齊，西蹂秦晉。接著滇南回部，鉤連關隴。江東敗寇，窺伺黔巫。朝廷因此，頒謾如威遠將軍關防，經略西北。以鶴仙為太原提督副之。

金陵這邊，是今劍秋、小岑、仲池、小林四節度，會合江左右提督，相機圍剿。劍秋、小岑原是銳意洗甲長江，無奈金陵氣數未盡，卻鑽出五個妖婦來。

五妖以蕭三娘為首，是個道裝，自稱公主。據說係蕭梁湘東王第三女，江陵破後，入山修道，迄今千有餘年。卻收了兩個二形的妖尼，帶了兩個同面的奴婢，出來輔佐員逆。

三娘兩鬢垂肩，好像畫的麻姑一般。兩個妖尼，約有二十來歲的人，他自說是百餘歲。其實就是那年癡珠生日，弄把戲的兩個女尼。一個名喚月印，一個名喚雲棲。一個上半月成男、下半月成女；一個上半月成女、下半月成男。以此兩個自為夫婦。兩個奴婢如花似玉，同一面龐。一個喚做靈蕭，一個喚做靈素，都是古服勁裝。

劍秋、小岑起先道是妖婦有些邪術。包起、如心出隊，令他帶了噴筒，將污穢先行噴潑，然後交兵。不想悍賊在後，妖婦當先，祇喝聲「住！」我軍便如土塑木雕，連眼睛都不動了。悍賊擁出，一個個捆去了。再用水師攻剿，這妖婦率妖尼等挺立水面。將拂子一揮，那戰艦都倒轉了，炮火一一打起來。

水陸兩陣，折了無數兵馬。又失了包起、如心兩個猛將。劍秋、小岑氣得發昏，自此膽寒，不敢出隊，祇遍訪異才，想要破他的法。

條忽逾年。此時荷生，正在津門申討倭逆，來往書札，輒笑劍秋、小岑正不勝邪，唾手大功，竟被一個婦人弄殺。

這妖婦得志，便遣靈蕭領兵佐助榮合，陷了兩浙，偽封越王。靈素領兵佐助榮法，陷了三吳，偽封吳王。四節度，兩提督，連營三年，實是束手無策。

卻說采秋，自荷生太原凱撤以後。迎了藕齋夫婦，住了偷園，以便來往。到了紫滄從征海口，便將紅卿、瑤華都搬入拳雲樓第一層居住，采秋自住第二層。

草蟲雄雉，時與二美酬唱，郵寄津門。柰一別三年，真有楊柳樓頭，悔覓封侯之恨。

忽一日，老蒼頭賈忠回說：「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，說是要見二位夫人。」適值紅卿瘡疾，采秋與瑤華祇得接入。見那道姑，年紀約有六十多歲，眉宇間道氣盎然。跟個女子，年紀不上二十，生得嫵媚之中稜稜露爽，手棒如意一枝。

當下道姑合掌，向著采秋道：「這是韓家三夫人麼？」采秋想道：「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？」還他一福。這道姑瞧著瑤華，也合掌道：「這是洪家繼夫人麼？」瑤華也還一福。

采秋便問道：「煉師何來？」道姑笑道：「貧道雲遊的人，腳跟無定，是從來處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招那女子。將如意接過，教向二人稽首，說道：「這妮子名喚春纖，卻有些來歷，是韋癡珠的人。聽他說吧。」

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拜，延道姑上座。就與春纖分坐，細問顛末。春纖便將答應謾如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謾如，也述與二人聽。就說道：「我們從那一天起，便來此地。就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。」二人起敬一番，吩咐紅豆傳話廚房，備下齋筵。

春纖笑道：「我師父是不吃煙火久了。我也不吃酒菜，逢著甚麼吃些甚麼，便可數日。」瑤華道：「這真省事，所以秦皇、漢武都要求仙。」慧如笑道：「那是他呆想。他們富貴中人，要像我們服氣做甚麼？我與兩位說個真話，生死者，人之常事。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，成仙的屍解，成佛的坐化，總是一死。仙佛不死，何不日日騎鶴，日日跨獅，以與你們相見呢？大抵人中有仙有佛，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，木中有個萬年松。草木是得氣之厚，仙佛是得氣之精，這氣原萬古不壞的。但那氣要培養得十分，願力充足，非必長生纔算仙佛。你們富貴中人，能做了孝子忠臣，義夫節婦。便也成了正果，便也做了仙佛。你不看癡珠一生拂鬱，他卻有他的精氣團結，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麼？毋論癡珠，就是長安的娟娘，你們這裏秋心院的秋痕，不也在那青心島麼？我這來，卻也是宏個願力。你們是曉得，金陵妖婦法術利害，抗拒大兵。我把春纖送來，一則與他一個正果；一則助你們平妖滅賊，好享榮華。」說畢，將那一枝如意遞給采秋道：「這算是春纖贊敬吧。」

采秋接過手來看，是個木的，卻光潤如紅玉一般。這道姑又向袖中檢出錦冊，遞給瑤華道：「這算是貧道傳授你的。」瑤華接過手看，錦冊中間篆書《縹緲宮秘籙》五字，展開與采秋同看，見是雲螭五色綾寫蝌蚪篆文，幸是旁有真書釋文。

纔待細閱，忽聽春纖笑道：「師父走了。」二人轉身，祇見輕雲冉冉，擁著老道姑，已在半天，向二人合掌道：「後會有期。」二人不知不覺的，自會稽首下去。春纖攙起二人，說道：「師父為著我留滯此地，今遨遊海上去了。」

自此春纖，也就住在拳雲樓，指教采秋、瑤華篆書中符籙，練習起來。紅卿是個多病的人，不善煩勞，略略解得，就丟開了。采秋高興，募了大同健婦三千人。春纖接了掌珠、寶書，一同傳授符籙兵法。把軒軒草堂做個演武堂，把小蓬瀛做個昆明池，演習水戰。把采秋署個「縹緲宮真妃」，瑤華等皆署個「侍史」。

此時捐例大開，錢同秀做了太原守，胡奇做了陽曲縣。竟把柳巷這些事稟到節度衙門，說是潛謀不軌。曹節度查明大笑，密折陳請，賞給杜夢仙女提督職銜，柳春纖、薛瑤華女總兵職銜，率所募健婦，前往金陵平賊奉旨准了。

恰好荷生正自津門班師。奉旨：洪海記名提督，顏超補授江北提督，林勇補授江南提督。韓彝著予太子少傅銜，實授建威將軍。賞假半年，仍帶帥印上方劍，督率顏超、林勇、洪海、女提督杜夢仙等，經略東南。此旨一下，那太原守、陽曲縣，俱是參革，不待言了。

這裏荷生、采秋、紅卿，英雄氣概，兒女情腸。靡相見以蓬飛，亦有玻之瓜苦。我員聊樂，既觀則降。就是紫滄、瑤華、青萍、紅豆，也是久旱逢甘，融融泄泄。做書的人，也祇得敘個大概而已。

此時卓然見寶書精熟符籙兵法，就認他做個乾女，掌珠也就拜果齋做個乾父。

到了出師這一日，大家意氣飛揚。祇采秋遠別父母，依依難釋。紅卿重離夫婿，踽踽旋歸，轉覺興會之中，也成寂寞。

再說妖婦蕭三娘魅了包起、如心，兩人迷卻真性，夜夜在他帳中輪班直宿。不上三個月，便似枯柴，也就放回。累得柳青、胭脂百計延醫。還是逢個國手，醫了一年，纔把兩人還個舊樣。祇可憐那兩浙佳子弟、三吳美少年，給這妖婦害了無數。還可笑者，所有擄去大小官吏，他竟不殺。祇教他經管馬桶虎子，及一切廁籌等事。那淮南北江、左右官軍，被那妖婦駕雲踏水，叫住就住，放行就行，恰似線抽傀儡一般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！

這年癸亥，妖婦又將戰船千餘艘，就桃葉渡結個小寨，名為虛牝陣。有人入陣，將兩翼皮筏一包，又名含元陣；有人破到陣心，將陣腹戰艦分開一穴，又為洞天陣。憑你英雄好漢，總要全軍覆沒。

喜是荷生大兵，從上游萬艘並下。兩個女總兵掛了先鋒印，顏、林二將做了左右翼。荷生主掌陸路旗鼓。采秋自將水師。紫滄坐鎮楚南，會同劍秋、小岑、仲池、小林等辦軍餉，包起、黃如心輪流轉運。愛山等仍掌方案。

三月間，女先鋒破蕪湖、無為、東西梁山、太平關。收復了江寧各屬邑，大羸直達江寧，連營青溪、勞勞山一帶。采秋就領女

先鋒，來破水寨虛牝陣。

原來這陣，要先破左右兩翼。左翼是個銅牆，右翼是個鐵壁。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，鼓棹殺入銅牆；瑤華領一千健婦，鼓棹殺人鐵壁。采秋領一千健婦，分乘大戰艦三支，直攻陣心。那銅牆鐵壁的皮筏，早被兩千健婦搗個稀爛，包不過來。

春纖、瑤華已會在陣心，偕采秋摩蕩陣腹小穴。穴內一股一股熱氣、香氣，逢逢沖出，卻沒有一艇出來擋拒。祇那熱氣、香氣透人腦，沁人脾，注入丹田，令人手足軟將起來。幸喜他們都有符籙藏在髻中，還撐得住這些妖氣。

一會，小穴覺得漸大起來。裏邊唱起《蝶戀花》小調，嚶嚶百囀，實實可聽。采秋傳令，大家高唱《破陣樂》。那小穴便洞開了，卻是個小瓜皮艇子，並無一人。祇供三軸女菩薩：一為羅刹，一為摩登，一為天女，並是裸體。采秋、春纖、瑤華登上小瓜皮，一人扯碎一軸，陣後賊艦四散。我軍內外歡聲震天地。女兵乘勝收復了九洲洲，歌凱回營。

這妖婦見破了陣，就向兩花臺築起一壇。要與女提督鬥法，遞封戰書。荷生、采秋一笑，也就長干寺故址築起一壇，與兩花臺的壇相對。

這日，顏、林二將將水師左右翼，遠遠的結成陣勢。采秋令春纖、瑤華頂冑亮甲，將健婦三千排列壇下，建起「縹緲宮真妃」大纛。采秋內衣軟甲，外戴頂觀音兜，穿件竹葉對襟道袍，手執如意。掌珠、寶書首纏青帕，身穿箭襖，腰繫魚鱗文黃色兩片馬裙。掌珠捧劍，寶書提刀。

播鼓三通，紅豆、香雪領著健婢二十人。一色箭襖，手挾強弓硬管，簇擁采秋登壇。祇見那邊妖婦妖尼，笑吟吟的將拂子東搖西擺。采秋坐下，掌珠、寶書侍立左右，萬籟無聲。

采秋向妖婦舉起如意，說道：「請了！」妖婦也舉拂子相答。採秋道：「聞你法力高強，試展手段給本帥看罷！」妖婦笑道：「元帥！汝壇下兩妮子，昨日破了我陣，我祇教他歸結了罷。」采秋道：「如何歸結？唯命是聽！」祇見妖婦口裏唸唸有辭，將拂子向壇下一指，喝聲：「疾！」悍賊數百湧出，要捉春纖、瑤華二人。二人屹然不動，將槍一舉，也喝聲：「疾！」那悍賊便望風倒地了。妖婦失色，口裏唸唸有辭。祇見一陣風起，空中無數虎豹犀象，展牙舞爪而來；水中無數鼉龍蛟龍，擺尾搖頭而至。

采秋將木如意一揮，那鼉龍蛟龍，一起向賊船撲去；那虎豹犀象，便一起向妖婦壇上撲來。妖婦妖尼騰身一聳，急上雲端。采秋將如意付給紅豆，把弓接過，不慌不忙，扣上狼牙箭，一連三箭，雲裏早落下兩個妖尼來。春纖、瑤華一人活捉一個。瑤華笑道：「這兩個怪東西，我五年前就曉得他有今日。」

此時水陸官軍、賊眾不知有幾多人，都出來看兩下鬥法。這惡獸從壇前撲到壇後，數十萬悍賊壁壘帳房，一起踏倒，蹂躪了無數人馬。就是賊船，也為孽蟲衝作數隊，兩下奔突起來，好似天傾地塌、海倒河傾。水陸官軍喜躍，盡力鼓噪。陸兵縱馬，水師鼓柁，也如急浪怒濤。乘著風猛雨驟，不費分毫之力，將兩花臺克復，紮起營來。那惡獸孽蟲，卻無影無蹤了。

采秋下壇，荷生迎入舟中，笑道：「我道是如何鬥法，祇消靜坐片時，我也會鬥了。」采秋也笑道：「我不是妖，又不是仙。實在無法，祇好如此胡弄局，掩飾耳目，你莫先笑。」

一會，推上兩個妖尼。荷生略問數語，知道做了無數淫孽，傳令磔死，梟首示眾。當下官軍拔了兩花臺，乘勝復了鍾山石壘，金陵唾手可得。

荷生得意之至，就在采秋兩花臺帳中，高開夜宴。香雪、秋英控起琵琶三弦，唱些小曲。采秋道：「婦人在軍中，兵氣恐不揚。你想這樣取樂，是個大將軍舉動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偶一為之。」

正舉大杯，要采秋喝乾，祇見四面燈光，忽然碧澄澄、綠陰陰的。腥風起處，一女子赤身浴血，將一領衣衫向兩人頭上蒙來。空中錚的一聲，女鬼就不見了。鼻中覺得腥臊得很，耳邊隱隱聽得說道：「你們須認得我是朱九妹！」嚇得四個人祇是發噤，紅豆、香雪縮成一團。采秋、荷生將衣衫掙開，是件污濕濕的血衣。

此時燈光復亮，瞧地下有兩片雪白的刀。荷生道：「怎的有這怪事？」采秋道：「這是有人暗害我們，那女鬼不是出來救護麼？」正待說下，忽四邊人聲洶洶，萬馬齊奔，又像白天鬥法時歡噉。

兩人出帳，青萍回道：「臺下江水忽湧起十餘丈，漂沒數營，柳總兵奔出，將劍一揮，水便退了。現在薛總兵查點人馬，安插去了。」說得荷生、采秋愕然，都說道：「禍是今日捉不了妖婦。」

正待入帳，四邊人聲又洶洶起來，說是「一片山峰盤旋天際，要向中軍打落，是柳總兵駕雲，揮往鍾山去了。」荷生煩惱，攜著采秋說道：「這般怎好？我同你性命祇在頃刻。咳！不值哩！」采秋笑道：「不要怕，憑他天翻地覆，我同你還是金身不壞。譬如該死，此刻已是個刀頭之鬼哩。」

荷生正要回答，瞥見春纖站在跟前說道：「妖婦壓死了，原來是蕭湘東愛的一個大錦雞。他中了箭，閃入鍾山，又做起法來，想要報仇。我將山石打回，就把他壓死了，明日叫人抬來看吧。」於是大家安心。

看官，你道這朱九妹，是何人呢？九妹，楚北人，年二十歲，有國色之目，能詩能文。前十年為賊擄來，依個女百長。百長憐愛他聰明伶俐，凡賊挑選識字民女，充個女簿書，把他隱匿不報。

後來蕭三娘挾了兩個妖尼，挑選有姿色的婦女，百長隱匿不住。九妹見是選去為尼，也自甘心。便與同伴姓傅的，名喚善祥，一起出來。雲棲得了善祥，月印得了九妹。適逢月印這半月是個男身，歡喜極了，攜到桃葉渡船中，就要開葷。

不想九妹心如鐵石，憑他刀割火蒸，總不依從。幸是月印意中人多了，將九妹赤身鎖在後艙。恰好艙中有把尖刀，到了半夜，九妹便自勒死。月印將屍棄在兩花臺下，不准人埋。這夜顯靈，救了荷生、采秋性命。雖是二人數該有人救護，終算是九妹功勞。

荷生後來查出履歷，就替他請旌，又建個祠在兩花臺下。題曰「朱貞女祠」。後人有傳其《賊中哀難婦》詩云：

晨光隱約上檐端，絳幘雞人促曉餐。

顧影自憐風惻惻，回頭應惜步珊珊。

蝦蟆堆上聽新法，蟋蟀堂前憶舊歡。

明日鴻溝還有約，大家努力莫偷安。

看官聽說：賊以殺戮為事，其荼毒之慘，衣冠塗炭，固不待言。那婦女尤受其荼毒。起先男人男館，女人女館。

相傳江寧城中，有一婦背負嬰兒，被驅入館。這婦人遲回不行，賊罵，婦也回罵。將刀砍倒，兒壓肩下，呼娘不絕，呱呱亂啼，慘不慘呢？又有一婦，懷繃數月孩兒，走到街上，忽袖出一剪，將欲自刺。後以淚眼熟視抱中兒，遂大哭，擲剪地上，仍向前走，慘不慘呢？

六逆妻妾，喚做王娘。黃絹蓋頭，騎馬跣足，這全是粵西西溪峒村媪。故此偽令，婦女不准裹足，違者斬首。已纏之足，忽去束練，怎樣走得動呢？而且叫這女人挑磚、背鹽、浚濠、削竹籤、開煤炭。相傳有美婦背鹽行烈日中，汗鹵交流，肩背無皮，如著紅衫一般，慘不慘呢？

後來六道相屠，男館女館之禁既開。五妖為虐，男色女色之風尤熾。妖尼部下，有受污的女子，忿恨不堪，尼令繡帽。這女子就把污穢的東西，來作帽襯，冀得壓制妖法。同伴挾嫌出首，尼怒，令點天燈。你道天燈怎樣呢？將帛裹四體，漬油，綁於杆上點著，叫喚數日而死，慘不慘呢？正是：

人心有慾，制之為難。

涓涓橫決，萬丈狂瀾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